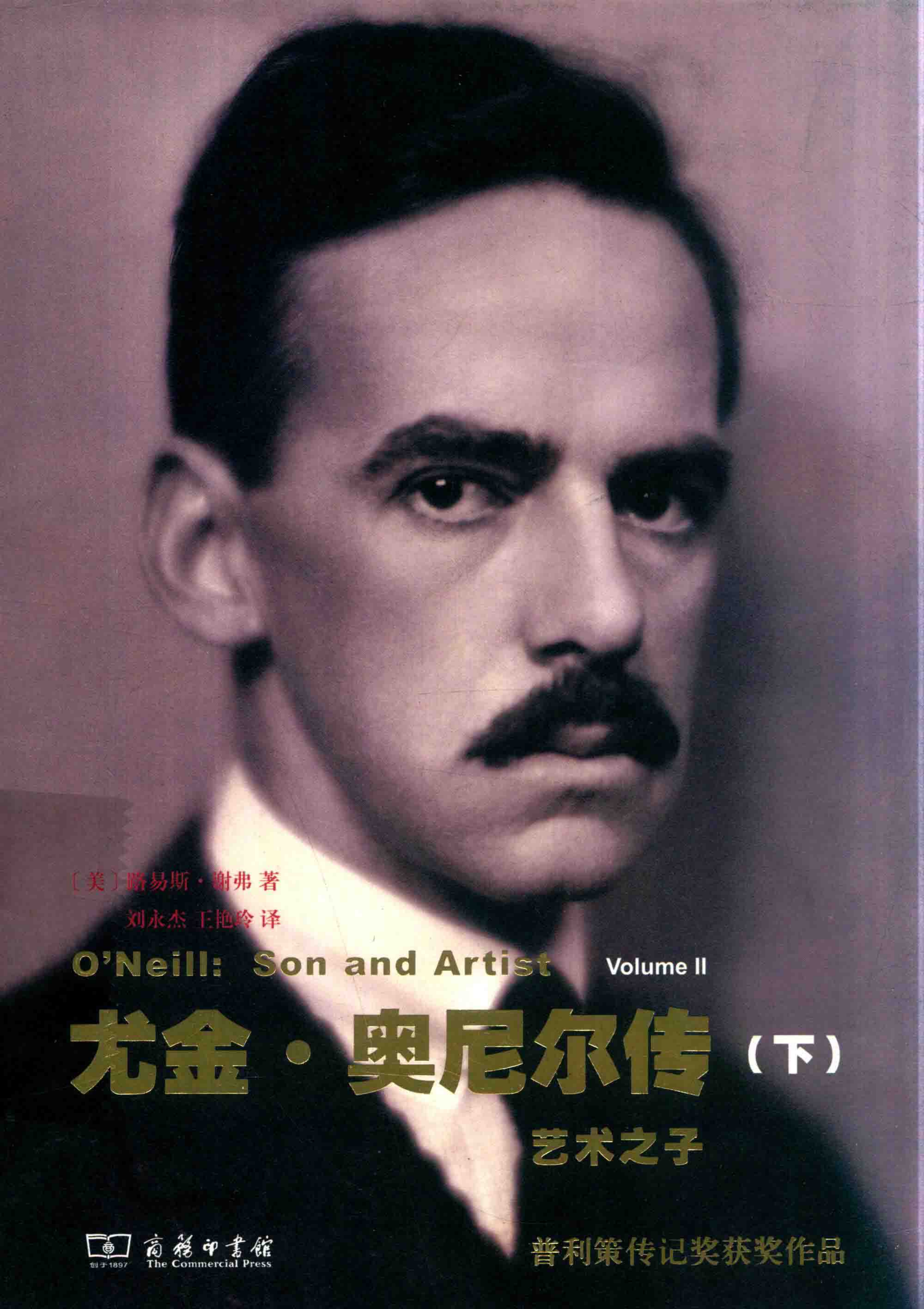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Eugene O'Neill, a man with a mustache,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right.

[美] 路易斯·谢弗 著

刘永杰 王艳玲 译

O'Neill: Son and Artist Volume II

尤金·奥尼尔传 (下)

艺术之子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普利策传记奖获奖作品

O'Neill: Son and Artist Volume II

尤金·奥尼尔传

(下)

艺术之子

〔美〕路易斯·谢弗 著

刘永杰 王艳玲 译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O'Neill: Son and Artist
Volume II
by Louis Sheaffer
Copyright © 1973 by Louis Sheaff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Sterling Lord Literisti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尤金·奥尼尔传·下，艺术之子 / (美) 路易斯·谢弗著；
刘永杰，王艳玲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ISBN 978-7-100-16019-3
I. ① 尤… II. ① 路… ② 刘… ③ 王… III. ① 奥尼尔
(O'Neill, Eugene 1888-1953) — 传记 IV. ① K83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66297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尤金·奥尼尔传 (下)
艺术之子

(美) 路易斯·谢弗 著
刘永杰 王艳玲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6019-3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51
定价：198.00 元

一个人怎么能够从祖先的家园中抽身而出呢？或者，他怎么能够把他从母亲和父亲那里汲取来的滴滴精血从自己的血脉中洗涤干净呢？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论命运”，《生活的准则》

对本书的赞誉

（《奥尼尔：艺术之子》）：条理清晰，文笔优美，是一部波澜壮阔的研究作品。它比任何一部其他作品都更充分地刻画了一个内心备受折磨的男人。写作历时十五年，显然，这是一项不朽的爱心之作……一次引人入胜的动人经历。

——《出版人周刊》

谢弗做得很彻底；他在书中囊括了一切需要说明的内容……对奥尼尔一生中的几乎每一个细节都做了详细阐述和记录。

——《畅销书》

（该）奥尼尔传记权威研究……汲取利用了一切先前的资料，包括对奥尼尔亲朋好友的访谈及他们之间来往的信件，和迄今为止传记作家未使用的资料……书中大量的事件及其详情将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必不可少的一本书。

——《图书馆杂志》

一部了不起的作品……棒极了。

——奥尼尔学者和《勾画时代的轮廓：尤金·奥尼尔剧作论》

的作者 特拉维斯·伯加德

谢弗的两卷本奥尼尔传记的第二卷蔚为壮观……（满怀）强烈的情感。

——《家园》的作者 小奇尔顿·威廉姆森，载于《国家评论》

（一部）充满艰辛的传记……大量的新资料，再次呈现了个人的矛盾和冲突，且与剧本情节有着契合。事实与回忆的碰撞共同激发了奥尼尔本人“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的力量。

——罗德里克·诺德尔，载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纪念我的父亲，亚伯拉罕·斯郎

前言

正如布鲁克斯·阿特金森（Brooks Atkinson）所言，尤金·奥尼尔的戏剧创作“与其说是他的职业，倒不如说是他的一种痴迷”。在我所著的两卷本奥尼尔传记的上卷中，我主要阐述他对戏剧创作非常痴迷的明显动力源，他的家庭是主要根源，因为奥尼尔是个情感血友病患者，他的家庭给他带来的创伤是难以愈合的。他与父母和哥哥的关系是其创作主题以及创作激情和创作力量的源头。在此，他不同于其他重要的剧作家，斯特林堡（Strindberg）是他戏剧创作的典范，因为斯特林堡也不断从生活中汲取素材，把个人的历史和隐痛转变为艺术。

奥尼尔是一位非常害羞的人，他被两种截然相反的对立冲动所困扰：一方面，他渴望与世隔绝，希望隐居；另一方面，他需要向世人解释和证明自己。在其作品中，他既隐藏自己，同时又在暴露自己[他终于在《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中，把自己暴露无遗，他本想在他死后数十年这个剧本才可以公之于众]。他工作一直“竭尽全力”。在他练习戏剧创作的阶段结束后，即使在他最糟糕的剧本中，仍包含着独特的力量与紧迫感。他总是全身心地投入戏剧创作。

遗传和环境，牺牲了灵魂的平静，使奥尼尔成为了一位剧作家。他的父亲詹姆斯·奥尼尔（James O'Neill）是当时最有前途的男演员之一，后来出演了改编剧《基督山伯爵》（*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便遭遇了“好的厄

运”，他演出的巨大成功使他披上了涅索斯（Nessus）的外衣，久久难以摆脱。如潮的观众慕名而来，想一睹他在大仲马作品中扮演的男主角，于是他开始厌恶这个剧本，尤其厌恶剧中那句著名的台词：“世界是我的！”然而，詹姆斯一生中被对贫困的担心、平庸的下场和食不果腹的童年所困扰，他30年来断断续续地一直只演最受大家喜爱的这个角色。随着其才华减退，他的职业生涯也失去了光辉。奥尼尔说：“这使我决心永远不让父亲的这些忧虑近身，我也决心永远不背叛自己。”

奥尼尔母亲的不幸从爱上一个男演员并与其结婚就开始了。埃拉·奥尼尔（Ella O' Neill）胆子小，要求高，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在修道院开设的学校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加之受到良好的家教，她注定不适合做演员的妻子；在剧院这个几乎全是男人的世界里，她感到迷茫，是一个永远的局外人。她的第三个孩子，也是最小的孩子（第二个孩子在婴儿期夭折了）奥尼尔的降生，给她以及家里的其他成员带来了灾难。埃拉遭遇了难产，体力恢复慢，医生便给她施用了吗啡——这在当时被广泛使用，用得也随意——来减轻她身体的疼痛，缓和她内心的焦虑。她染上了吗啡瘾之后，才知道这种灵丹妙药的名字和后果。于是，埃拉想戒掉毒瘾，但是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她饱尝了该死的吗啡对她的折磨。

“当你极度痛苦，几乎疯狂时，”母亲在《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中哭喊道：“[医生]握住你的手，向你的意志力布道！他什么都不懂！然而正是这类廉价的庸医首先给你用了药。我痛恨医生们！他们会做些什么……让你离不开他们。他们会出卖他们的灵魂！更可恶的是，他们会出卖你的灵魂，直到有一天你处于地狱中你才意识到！”

奥尼尔即将15岁时，才第一次得知母亲毒瘾的事情。特别是当他听家里人说母亲的这种“诅咒”是因他的出生而始时，他几近崩溃了。奥尼尔以前就寡言少语、听话乖巧，现在因此又备感内疚，他开始变得越来越叛逆，毫不掩饰地离经叛道。他对世界万物神圣性的信仰破灭了（如果上帝仁慈，那么他怎么能够让他虔诚的母亲堕落呢？），这个年轻人不再

相信天主教和所有其他正统宗教。然而，如果一个具有宗教气质的人，因失去了对他来说无比重要的宗教信仰而备感失落的话，他实际上就变成了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门徒，并试图确立一种“超越善恶”的地位。奥尼尔的哥哥杰米〔小詹姆斯·奥尼尔 James O' Neill, Jr. (Jamie)〕放浪形骸、愤世嫉俗、嗜酒成性；在他的影响下，奥尼尔喜欢上了喝酒，小小年纪就进过妓院。“尤金学坏比其他人容易得多，”杰米曾经说：“我让这变得很容易。”

奥尼尔心中的愤怒和郁结需要有发泄的渠道和对象。他抵御不了良心中糟糕的一面，也不能对抗一听到那个关键的词就会崩溃的瘾君子母亲，更糟糕的是，他的保护策略愈发加深了他的愧疚感，那就是，他和哥哥一道与父亲作梗。他们质疑父亲的宗教信仰，对爱尔兰人不再抱有好感，并与母亲埃拉一起指责父亲在母亲生奥尼尔时给他请来一位“蹩脚的庸医”，把母亲的“厄运”归咎于父亲的吝啬小气。奥尼尔的哥哥未婚，喜欢母亲而敌视父亲；和哥哥不一样，奥尼尔并没有从对这位上了年纪的演员的攻击中感到得意和心安。

一年后，奥尼尔离开了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当了水手，去西属洪都拉斯（Honduras, Spanish）淘金，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 Argentina）、英国的南安普敦（Southampton, England）和纽约的水滨与那些无业游民、流浪汉和其他的失意者厮混在一起，消磨时日，还曾经因为极度绝望而企图自杀。他在纽约期间，和凯瑟琳·詹金斯（Kathleen Jenkins）结了婚，不久便离她而去；凯瑟琳生了他的第一个孩子。他后来寥寥数语说这桩婚姻是一个“错误”。

从童年起，奥尼尔就有一种将思想、感情和幻想用文字在纸上表达出来的愿望；可是，他的文学理想很长时间是想成为一位诗人，一位像他的偶像拜伦（Byron）、斯温伯恩（Swinburne）、波德莱尔（Baudelaire）那样的诗人。只是在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恶化，并于1912到1913年间因肺病在疗养院待了六个月之后，他才决定要成为一名剧作家，当时他24岁。他看不起父亲那种虚假做作的戏剧，决定“竭尽所能创作我自己的剧本，写阳光下的一切……我将不受任何顾虑的影响，只有一样除外：它是不是如我所知的真相，或者更好一些，

是不是如我所感的真相？如果是，就让这些微不足道的真相尽情翱翔”。

他一旦开始戏剧创作，就写了一个又一个剧本，长短皆有。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他曾师从贝克（Baker）教授学习过一年戏剧创作，但他从自己剧本的演出中获得了更多有益的启示。他的剧本最初由马萨诸塞州的科德角（Cape Cod, Mass.）的一帮业余演员演出，这帮演员以乔治·克萊姆·庫克（George Cram Cook）为首，他来自爱荷华州，很有眼光。奥尼尔很快就被认为是这些戏剧人中剧本写得最好的一位。这些戏剧人搬到了格林尼治村（Greenwich Village），并以他们的出生地命名，自称为普罗文斯敦剧团（Princetown Players）。

1917—1918年冬天，在格林尼治村一家名叫“地狱洞”（Hell Hole）的酒吧里，奥尼尔遇见了杂志作家，漂亮的艾格尼丝·博尔顿（Agnes Boulton），几个月之后，两个人结了婚。第二年，在他们居住的普罗文斯敦，艾格尼丝生下了他们二人的第一个孩子沙恩（Shane Rudraighe O’Neill）。

我所著奥尼尔传记的上卷《奥尼尔：戏剧之子》（*O’Neill, Son and Playwright*）写到1920年奥尼尔的剧作《天边外》（*Beyond the Horizon*）成功在百老汇上演。詹姆斯·奥尼尔多年来对奥尼尔的创作不抱希望，但在该剧公演时，他竟然含着喜悦的泪水看完了整场戏；看样子，他这个曾经的浪荡儿子将为奥尼尔这个古老的名字带来新的荣誉。

和上卷一样，本卷亦完全基于第一手调查和基本资料创作完成。除了使用标准的资料外，我还采访了很多人的回忆，他们对奥尼尔的回忆至今仍未被奥尼尔的传记作家们提及。本卷奥尼尔传记中，除了其他的一些新文件，我还使用了奥尼尔和他最后两任妻子写的数百封书信。读者由此会发现，本卷传记中所呈现的奥尼尔和大家公认的奥尼尔形象有些不同，所记述的他生活中的一些逸闻轶事至今仍是他的隐私。

路易斯·谢弗

纽约，布鲁克林高地（Brooklyn Heights）

1972年12月

目 录

第一章	老演员的最后时光	1
第二章	普罗文斯敦来之不易的成功	23
第三章	受挫的剧作家	48
第四章	母亲离世	76
第五章	斯特林堡的门徒	100
第六章	杰米的遗产	122
第七章	被围困的剧场	142
第八章	一部戴面具的戏	163
第九章	迪昂·安东尼的道路	185
第十章	奥尼尔悔过	203
第十一章	缅因州女演员	220
第十二章	《奇异的插曲》	242
第十三章	奥尼尔的“秃鹰们”	266
第十四章	婚姻结束	282
第十五章	奥尼尔和卡洛塔	305
第十六章	第三次婚姻	327
第十七章	城堡生活	353
第十八章	《悲悼三部曲》	371
第十九章	回家	393
第二十章	海岛生活	414
第二十一章	有争议的剧本	437
第二十二章	诺贝尔奖得主	461

第二十三章	组剧束之高阁	493
第二十四章	“送冰的人” 奥尼尔	517
第二十五章	奥尼尔的震颤症	547
第二十六章	抛弃孩子	572
第二十七章	重返百老汇	599
第二十八章	《月照不幸人》上演	623
第二十九章	重返海滨	649
第三十章	夫妻分居	674
第三十一章	私人葬礼	698
参考文献		718
致谢		726
英汉术语对照表		737

第一章 老演员的最后时光

1912年前几个月，奥尼尔在纽约忙于《天边外》的事务，艾格尼丝在普罗文斯敦照看沙恩。总的来说，他们在此期间的通信往来反映了他们两人关系的基本情况：彼此倾心，对性充满激情，离不开对方，渴望从对方那里获得安慰，同时还夹杂着猜疑、憎恨和敌视的情绪。事实上，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反映了二人婚姻感情问题的一面；事后来看，这些信件已带有指责和痛苦的迹象，主要从奥尼尔这一方来看是如此。这表明他们的婚姻即将走到尽头。

元月初，奥尼尔刚刚离开纽约，艾格尼丝便写信来：“啊，金，我非常想念你！我并不感激你。你前脚刚走，我的折磨便开始了——我觉得仿佛是在大街上追赶你……”大约过了一个月，她又来信说：“我简直不敢相信上帝对我这样仁慈，把你的爱作为美妙、幸福的礼物赐给了我……我再也不想信奉其他宗教，不想有其他想法——我的一切都在你的爱中——在你身上——

在我们身上。”她在此期间写给奥尼尔的几乎所有信中都有这种激情的表白。

奥尼尔也在不同的时候怀着相似的心情对她说：“一有可能，我会在第一时间回去。”……“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们再也不能像这样长时间地分开。”……“天啊，我是多么需要你，多想拥有你啊！没有你，一切便失去了意义！”

丈夫在百老汇的第一个剧本即将上演，而她却不得不带着孩子待在科德角，这让她颇感不悦。（“啊，亲爱的，当你遭受不幸、失望和孤独之时，我一直陪伴在你身边；当你成功之时，我同样希望留在你身边！”）他们原本答应每天互通一封信，如果有一两天没有收到他的来信，艾格尼丝便感觉受了冷落、不被重视，自己只是他生活中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可想而知，委屈和不满之情就会时不时地在她的信中流露出来。

奥尼尔很容易受伤，自卫也很迅速。在一次回信中，他反驳说：“你我彼此深爱，如果我们像斯特林堡笔下那些遭受诅咒的夫妇那样，就不能阻止小小的仇恨爬进我们心间，如果我们之间的通信只能徒增我们由于分别而带来的痛苦……如果我们不能共同面对失败或成功中同样可怕的可能；如果家中的士气不能为前线岌岌可危的士气提供支持，那么我们就迷失了。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流感’或者其他的原因让处于我这种境况的人能够立刻免于遭受决定之苦。如果你我的故事仅是幻梦一场，那么我别无他求，只求这种大病能让我获得解脱。”

然而，总的来说，从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可以看出，他们是彼此深爱的情侣，相互依恋，又深深地被对方所吸引。奥尼尔常说，他长时间工作，身体不适。艾格尼丝对此很担心，不断叮嘱他照顾好自己，因为当时流感正在肆虐。他也常写信说，如果纽约不是“疫区”的话，他倒希望她与孩子过来同住。一次，感伤于彼此的别离，奥尼尔说：“如果不是沙恩横在我们中间，问题就变得简单多了。”

他的信件像晴雨表一样，流露出他不断变化的心情，其中以忧虑居多。在《天边外》上演后不久，他显得格外兴奋：“你只需看看（剧评）就知道

《天边外》是多么成功。不管这种成功能否带来金钱，至少这个剧本已经实现了我的预期——而且比预期还要好得多。……是我，让大家接受了我的剧本——而且喜欢它！……《天边外》现在是（百老汇）街谈巷议的话题。”

将作品成功打进百老汇给他带来了事业达到巅峰的感觉，但他很快便跌入了波谷。纵然目前一切顺利，但鉴于他的性格，他的好运能否持续下去却令人怀疑，可情况偏偏对他不利。2月4日，他的剧本在百老汇上演后的第二天，在乔治·C. 泰勒（George C. Tyler）的坚持下，他会见了《克拉伦斯》（*Clarence*）一剧的演员海伦·海斯（Helen Hayes）。泰勒打算让她在《救命草》（*The Straw*）中饰演角色，所以想让奥尼尔见她一面，当晚是她演出《克拉伦斯》的最后一个夜晚。奥尼尔已经被《天边外》的排练和首演折腾得精疲力竭，又加上阴冷而又潮湿的恶劣天气，大街上到处都是积雪，他还是极不情愿地去了。当他和母亲走出剧院的时候，拦不到一辆出租车，结果当他们回到所住的乔治王子酒店（Prince George Hotel）时，埃拉（Ella）由于衣着单薄，浑身又湿又冷。第二天，她开始咳嗽，但像往常一样，她拒绝去看医生，一直坚持到不得不就医的时候为止；诊断结果显示，她的“一叶肺有感染肺炎的迹象”。她生病后不久，奥尼尔就患了流感，他认为这是母亲传染给他的。

医生原想着奥尼尔能在几天内康复，但是过了将近三星期，他才有足够的体力走出酒店。艾格尼丝也为奥尼尔的疾病感到惶恐，她提醒他说，她有一个名叫哈奇·柯林斯（Hutch Collins）的朋友患上流感和肺炎后很快就去世了。她告诫奥尼尔说：“你身体好些后，什么都不要干，以防患上感冒。我求你千万不要患上感冒……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在这个世上我也活不下去了。”唯一能让他感到自己还“完全活着”的东西是酒精，但是因为禁酒令（Prohibition）的原因，威士忌很难找到。即使他交际甚广的父亲也不得不屈尊喝朗姆酒，尽管他讨厌喝这种酒；后来他又喝上了波特酒，直到最后再也无酒可喝。

在将近一年时间里，父亲和儿子的关系变得亲密了许多。詹姆斯·奥

尼尔对儿子的成功感到自豪（“我试图从后门把你拽进剧院〔让你当演员〕，而你却从前门走了进来〔成了剧作家〕”）。很长时间以来，奥尼尔对这位老演员颇有微词，现在却对父亲充满了同情。只要身体感觉良好，他就会一直待在父母的套房里，他和詹姆斯边打纸牌边互相吐露心声——一个在做着未来的荣耀之梦，另一个在缅怀、悲叹《基督山伯爵》浪费了他的光阴。用儿子后来的话说，詹姆斯·奥尼尔意识到了这部由大仲马的小说改编而来的剧本是他的“魔咒”，让他“对快速成名和轻松赚钱的诱惑不能自己”，但一切都太迟了。当这个剧作家儿子在《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中写到埃德蒙和蒂龙在边打纸牌边互相倾诉心声时，他肯定清楚地记得他们父子相互忏悔的那些夜晚。尽管《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的故事发生在1912年，剧中蒂龙和小儿子之间友好相处的场景却是以奥尼尔和父亲在1919年至1920年间的和谐关系为原型的。

奥尼尔与父亲关系的改善不仅让哥哥杰米心生妒忌，也让哥哥觉得受到了冷落，尤其是当埃拉附和着丈夫指责杰米浪费生命，称赞奥尼尔是他学习的榜样的时候。显然，杰米尽可能地回避父母和弟弟，这也是为什么在奥尼尔与艾格尼丝在此期间的通信中，仅在谈及往事时提到过杰米一次。还有一次，艾格尼丝问他杰米是否在纽约，奥尼尔也未对此做出回答。奥尼尔兄弟之间的紧张关系，从查尔斯·韦伯斯特（Charles Webster）那里也可以得到印证。他是詹姆斯·奥尼尔《基督山伯爵》巡回演出剧团的成员之一。在《天边外》公演数周后，查尔斯在时代广场（Times Square）偶遇杰米，他吃惊地发现，直到那时杰米才准备去观看他弟弟剧本的演出。

一天晚上，当奥尼尔自认为流感已经痊愈的时候，胸口上部一阵剧痛把他从梦中惊醒，他担心死亡降临了；但经医生的诊断，这只是局部神经痛。二月中旬，他给艾格尼丝写信说：“现在，生命对于我来说充满了疑惑：‘明天将会有哪种新的疾病降临于我？’脱掉衣服，我看上去就像医学生的医疗挂图，每一块肌肉、每一根骨头、每一块肌腱，都轮廓分明。我体重约125……想象一下！自从《天边外》公演的那个星期五以来，我还从未踏出

过这个旅馆！所有的‘荣誉和荣耀’都从旅馆下面的街道上溜走了。”

随着他的成名，让他在各种场合进行演讲或者做嘉宾的邀请便接踵而至（“如果那就是名气的话，他们可以不用考虑我”）；有些还要求采访他（“成功对于我而言是毫无意义的徒劳，这一点我早就料到了——只是更加无意义罢了”）；也有人为撰写一本“美国名人”星座的书而询问他的出生地和出生日期，甚至他出生的“确切的时、分”。有些采访的请求实在推脱不掉，他就勉强参加了几次，其中包括《剧院杂志》（*Theater Magazine*）的一位女士的采访。2月21日，他对艾格尼丝说，他感到“无聊和伤心”，那位女士“坚持要我说出我的人生哲学。我不太情愿地把内心的苦楚告诉了她。如果你看到这一幕，你定会感到好笑。我当时想说我对两百万件事情都感到遗憾……在分别时，她告诉我说，她很怕读了我的剧本，会对我本人感到失望。‘而我并没有！这一切全在那里——全在你的眼睛里，’她热情地评论说。所以，一定要准备好阅读我‘了不起的、伤感的眼睛’。在采访快要结束时，我的眼睛肯定变成了忧伤的池塘——我想知道她到底什么时候能走，好让我痛快地咳嗽上一阵！”

当他身体开始康复的时候，《天边外》的演出和如潮的好评又让他振奋不已，尽管有流感和暴风雪，剧院还是几乎座无虚席；一位名叫圣约翰·欧文（St. John Ervine）的爱尔兰裔英国人给他写信说：“一位具有爱尔兰血统的人写出了如此美妙的作品，我深感自豪。”（几年后，当这位英国剧作家的创作开始走下坡路时，他以剧评家的身份开始向奥尼尔发难，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抨击他。）

在此期间，制作人约翰·D.威廉斯（John D. Williams）正在努力寻找一家剧场，目的是能够让《天边外》从“日场特演”转为正常的夜场演出。与此同时，乔治·泰勒排演的《克里斯》（*Chris*）[剧名由《安娜·克里斯托弗森》（*Anna Christopherson*）简缩为了《克里斯》]，也因起用了埃米特·克雷根（Emmett Corrigan）扮演船长和年轻的英国新秀莱恩·方丹（Lynn Fontanne）扮演船长的女儿而出现了转机。这部海洋剧在百老汇公演之前要